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四集部

懷麓堂集卷二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五

序

周原已字序

御醫姑蘓周君始名京字原畿及被薦部檄以經徵故
又名經今年始更名曰庚然未有字也其舅氏翰林脩

撰吳先生原博字之曰原已蓋以舅氏之稱已習故因其聲之近者為之也夫庚之于五行其屬為金庚者堅強之貌象萬物庚庚有實又釋為更變革之義也已之屬為土屈曲包容象萬物避藏之形物之象藏則歸土土所以藏也五行之理有生有尅生原于所養而克原于所制已者庚之所由以生也然而洪範五行土居金後禹稱六府亦以木土從金蓋言形則微而後著言用則制而後成推十干之說則先已而後庚者言理也故

曰理紀于巳復更于庚蓋非巳則無以為庚而至于巳
亦有不得不庚者天下之理過中則變自甲乙至于戊
巳而終天地生物之意于是焉而窮窮而後變故庚者
秋冬成物之氣自生而成者所謂庚也夫既知其所原
而又知其所變天下之事豈有不成者哉以之為學則
守而化以之為德則誠而明明而動動而化以之為功
業則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庚巳之義亦于是焉備矣
予又聞諸易之筮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丁寧于事

之先而揆度于事之後則其為變也其容以苟乎哉原
已雅善古文歌詩而志不離道思有以進于古夫名與
字亦更之一事由是而日新之其成也孰禦焉予與原
博故託交原已而得其賢于庶吉士陳君玉汝為詩乃
序而贈之

贈御醫錢宗嗣序

丹徒錢宗嗣以醫名江南名震京師為郡太守所薦隸
太醫院籍穎脫儕輩禮于公卿下及里巷皆爭為延接

尋被選供奉內局以姓名見錄上遂擢官為御醫蓋特命也夫醫之言意也脉絡有道氣候有數土地有宜藥餌有法不以意推之則數者抵牾而不能相通故張仲景之論方術說者謂其不宜于東南陶隱居之論藥物說者謂其獨謬于西北郭玉之治病每盡法于貧賤而自謂不能于富貴張子和以攻擊為法朱彥脩謂其可施于有餘而不可施于不足夫專門名家者猶不能盡天下之藝今蠱測株守槩而施之以有限之法應無窮

之疾未精其所已知而取必其所不能噫嘻亦難矣然
必通髓髀之理而後可以為庖明尺度之分而後可以
為梓諳坐作攻守之法而後可以為將不知夫天下之
常者豈復能與于變哉宗嗣之學吾嘗聞之矣于其書
未始不讀而能推以意形色證候之大居起飲食之細
叅究互用摘抉攻伐巧發竒中者往往有之故其在物
議君子謂之不愧其名在國事君子謂之不瘵其官然
宗嗣宜有進于此者蓋南歷江湖北登川陸貧諳藜糗

之味而貴識膏粱之性見愈多則試愈習其視居一鄉
試一邑者功殆相百也人之材藝亦係于所用如此哉
予嘗病天下之藝未復于古而醫為甚宗嗣其有意乎
吾將望之矣大夫士之德宗嗣者皆喜其得官中書舍
人楊君應寧其尤厚者謂予于宗嗣亦不薄請有以張
之于是乎書

壽羅母陳太宜人七十詩序

太子洗馬羅先生明仲之母封太孺人陳氏以今年四

月九日初度壽躋七十而明仲適以五品滿三載再膺
太宜人之命大夫士與明仲遊者為頌禱之詩若干篇
予同年進士在翰林者十有餘人凡為翰林官僚之屬
又二十餘人而親在京師者惟明仲及予二人而已于
是摳衣執爵操觚翰之役以從賀事不敢在諸君後乃
僭而序之初羅氏與楊文貞公異姓同居明仲之先封
君實綜家政太宜人禮均諸婦居京師賜第幾二十年
封君既棄養侍楊太夫人于秦和數年而還羅氏及明

仲以翰林脩撰歸省迎養而來又十有一年于茲矣夫
士仕于朝雖有父母之養不得顧或就養于官而風氣
土俗之異亦有不相適者太宜人之再上京師也每安
坦途油然如赴其家旣其久也子姓之蕃育媿戚之交
親怡然如居其鄉官封邑養優游泮魚于榮名壽域之
下蓋人之所僅有焉者也夫文貞之學實成于母教官
秩之贈有祿不逮養之憾焉雖寵遇極一時勲名滿天
下而父母之養乃有不能自遂者若明仲之宏材舊學

方益隆孝敬以輔導儲德又將以登華陟要贊聖天子
休明之治而太宜人壽足以待之安知其功業不能
上媿文貞而家慶過之也予從明仲久顧才與地皆出
明仲下喜其家慶之美而以遠且大者期之若懿德雅
行太宜人所以致福於天者則詩人頌之禱之之義已
備予雖能言豈有加于諸君哉

送履菴

予辱履菴蕭先生文明為忘年交時履菴尚未第而其

清詞妙論橫絕時輩每入較藝輒為有司所抑而韜晦
涵蓄未嘗作不平語及取進士為諫官悃愾忠懇孳孳
奉職惴惴焉惟負國與民是懼雖勢位烜赫未嘗挾以
為驕其所交際傾寫披露言可質情可信雖窮達離合
事異時殊而恩誼多至久而不變以予觀之蓋二十年
猶一日也比者擢佐鎮寧當遠涉荒服萬里外命下之
日即飭妻子治行具怡然就道若赴東西隣者于是一
時大夫士隱然知其賢益信其平生而與託私好者亦

不敢戚惋效兒女子態為履菴耻乃賦詩以道其行予
惟君子之於天下必有常志定力然後能居常處變而
不失其正故素富貴則行乎富貴素貧賤則行乎貧賤
素患難則行乎患難苟中無所主則隨事觸物皆為所
動利則趨害則避豈復知有罪我者哉故觀人者必于
其忽微而知其久遠于其平居無事之時而驗之于倉
卒不脩之日履菴之賢吾得之深矣或者乃謂今之諫
官雖貴且近而責任甚難舍此就彼宜若釋重負之為

快者是豈吾履菴之心哉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有職焉
無所用而不盡有命焉無所往而不受此則履菴之心
推是以往雖躋廟堂登台輔其視今日殆無以異也履
菴其賢哉履菴伯子鳴鳳夙敦孝養其鎮寧之命實操
几杖以從事婉容順志無矯彊抑鬱可憐之色履菴誠
賢哉觀其所為教則益可知矣贈履菴者多及其父子
間事予故彙序之而贈鳴鳳者尚多則別為卷云

寄鶴溪潘先生詩序

鶴溪潘先生歸自莆陽既闕服遂馳奏于廷請致太守
事葺舊屋數楹徜徉溪上作招鶴之辭以自寓好事者
傳之京師予嘗與客五人會于其從子時用獲其辭讀
之客于先生無問識不識嘗傾慕風采欲倚歌和之而
調高興遠不可復續乃為聯句一四章而各和一章以
寄其遐思大夫士聞而慕者亦各和其一合和章如聯
句之數與予所和末章有不能盡于先生者又疊為一
章既乃彙而書之為一卷嗟乎隱與仕之相遠也久矣

詩思在山雖盛世之言亦不欲聞接輿歌而過雖聖人
欲與之言而不可得吾曹以城市之迹乃欲與高人遺
老酬酢乎山林之間其不為先生笑乎先生之學在于
行道濟時取科第歷郎署以至一郡蓋嘗焦思瘁力惟
恐一職之或廢一民之不被其澤功成而去亦其時然
耳先生豈果于忘世者哉或者以為士之出而隱者亦
必真見夫外內輕重之辨而後能形之乎其言如四皓
之紫芝歌陶淵明之歸去來辭皆出于其所自述是故

被簪組而談布韋者亦難矣予嘗接先生言又見其所
為書翰又于是焉求之先生之志與行雖非予所及亦
不可不謂之知也而又何傷乎或者又以為韓退之序
李愿歸盤谷蘓子瞻記張天驥放鶴亭當仕而論隱蓋
其見實有超乎彼而後能然先生之賢過愿與天驥遠
甚而今之世亦無所謂韓蘓云者詩之作安知其不為
嘖也是固知先生之粗亦豈知吾慕先生者之深哉觀
山者必仰其為高望海者必嘆其為大不以未至而廢

慕也彼山與海者何心哉若曰是徒仰且歎而弗躋弗涉無所益乎慕此則吾所愧乎先生者而亦不敢以自廢也詩因是辭而作故多稱鶴溪事云

城南登高詩序

成化庚子九月九日工部主事蕭君漢文登高城南會者翰林脩撰吳原博陸鼎儀侍講李世賢檢討張亨父庶吉士陳玉汝兵科給事蕭文明兵部郎中陸文董戶部員外郎白宗璞邵文敬御醫周原已鴻臚簿凌季行

紹興推官蔣宗誼分杜牧齊山詩二句為韻各賦一詩
春坊諭德張啓昭監察御史崔時用不至各補一韻詩
成次第登卷卷留亨父未錄而亨父卒漢文乃補作一
篇以寓悼歎明年季行又卒時宗誼改金華時用巡雲
南文明出為貴州州佐而漢文亦有雲貴提學之命欲
追前約而未得也乃授卷屬予序之是日也予使歸南
都汎江東下因與羅洗馬明仲覽山川之形勝嘆朋儕
之遙隔為詩賦以寄意諸君在京師亦念及予予歸一

年而諸君聚散迭異至有不可作者古所謂二難四美
信乎其不易得也孟嘉龍山之文不得于世蘓子瞻慕
而補之此猶曠世相感興同而情異謝無逸誦潘邠老
滿城風雨之句慨其不作續為三詩交遊生死之誼雖
欲已之有不可得者矣漢文之于亭父固亦有不可已
者夫抑吾聞牛山之泣晏子以為方恤民事何暇及此
新亭諸賢覽景流涕王導謂當致力王室有官與民者
固不宜以外物為欣戚也今諸君遭盛世居顯位而漢

文亦職風化激揚萬里外是固夙夜勤勤之不暇又惡
光景時物之足傷乎然朋友交際始于晤語談笑之情
而極于箴規輔翼同心僇力之義則固有不能愒然于
此者乎予于漢文諸君之詩其亦有不可已者夫

朴菴詩序

朴菴者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公所自號也公家固
有朴大數十圍高可三四十尺公曰吾愛朴朴合吾性
且先世以朴遺我我曷敢不識因號曰朴菴越數年朴

燬于火公益植數百株以存故物及官遊京師歲屢易
官屢遷其所植朴皆暢茂如故朴而蔭覆所及不啻數
十倍公曰是亦不可以不識也乃徵同朝大夫士為詩
若干篇而屬予序之夫朴木之質者也華不為桃李效
不為杉梓馨不為蘭桂而高可仰廣可蔭堅可倚巍哉
翁鬱獨守而長存有君子之道焉世之人多貴華而賤
質故朴不用于世而其名莫之或傳然則非性同而質
類雖強之使好亦有所不能矣公自先朝至于今日膺

異寵都重位可謂盛矣而服食疏簡居室儉固不忘窮約之志其將為天下之大朴乎孟子以喬木論世太史公以種樹比德萬民之朴蓋世守矣及公身致崇顯以茂其家而蔭其鄉由今暨後其勢有不可過者則茲朴之燬而復茂也亦以彰公之功乎今天子開明堂治天下登賢選材小大畢集而公方為榱桷為松栢為梁為棟乃以朴名其身而教其子孫則其守益堅而澤愈遠矣且物之植于人者天實成之榮瘁開落有莫之為而

為者公之滋榮暢達承雨露傲霜雪愈老愈茂如茲朴也顧非天之所成乎使公端居職守藻華斂實全其天和而不變則所以遺子孫蔭鄉邑者亦多矣

中書舍人徐君壽六十序

一菴徐君維正居江陰世有族望以書拜中書舍人直文華殿未幾得告家居乃成化辛丑壽六十二月二十九日初度實今歲之除夕也其子鄉貢士元獻以予南畿所舉士方歸自省試擬于是日置酒會客以為親

歡且將捧觴豆操几杖祝百千歲壽則預馳書于予請
為辭以壽一菴戒其使曰必得命而後返使者再歷旬
日足及門者十數竟不得辭予聞古有三皇之世或一
人壽八十歲或四人合四萬餘歲是壽者時為之也南
陽之民或至百三十歲青城之民或見五世孫是壽者
地為之也劉宏以陰德延二十四歲孫泰以陰德延至
九十餘是壽者天為之也廣成子保精至二千二百老
子脩道德至二百黃耆翁吞氣至九千是壽者人亦可

以為之也然則將安取衰哉時不可及已地不可求已存乎天者恒然而人亦與焉吾所謂人非所謂若人者也陰德陽報固理之常然不可必得亦非人之所自必者吾于其近且實者取焉孔子答魯公曰智者壽蓋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則疾乘之居下忤上嗜慾無厭而求不止則法罹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而不量力則鬪戕之三者皆非所以為壽而智者不為故壽是非人之所得與乎然予又聞之王元之曰民之壽

否係君之政教君德尚儉民心返醇則不惟乎法我國
無外使民不爭則不戕乎鬪調律歷正節候五氣斯順
兆民克寧則不傷乎疾三者皆所以為壽由是言之則
壽者君為之也今以簞食壺酒與人則終身不能忘惟
天德帝力廣大莫測故有終身囿之而不知者苟能知
之則所以靈承而順受者必有其道矣一蒼生明盛時
居畿甸內目不識敲朴之具耳不聞金革之聲榮名顯
秩安居腴養于山林之下而又恬雅康靖吉脩而慶積

以饗其所謂壽是得乎天者也亦得乎君者也養其壽而無害焉者也若元獻之奇才妙質取甲第躋顯榮者沛乎莫禦則一菴之所當得者豈獨壽哉元獻之所請者以壽故予之祝一菴也亦以壽且附論之而推其所當得者如此

送憲副李君提學浙江序

今年天下提學憲臣闕者五六人吏部以次簡擬可任者例以二人上奏請親擇焉最後擬二人為浙江憲副

則兵部郎中劉君時雍刑部郎中李君若虛而受命者
則李君也浙江天下首藩憲副視僉佐秩加重故簡之
尤嚴命既下朝論翕然稱為得人蓋雖未命而士望之
屬君也久矣夫國家置提學之官兩畿則任御史諸藩
則任按察皆以憲臣為之蓋教誨有師儒統領有郡縣
猶懼其或弛也而是官設焉倫理名教欲其惇明風氣
習尚欲其陶鑄綱紀法令欲其振舉文章學藝欲其程
校進賢黜惡勵勤懲惰恬退有獎奔競有罰責之周而

任之重矣苟專事試章程而句校則侵師儒之職務法
力尚刑罰毛吹而濕束又偏于刑獄之官本末鉅細兼
舉而就任之然後善于其職又必本諸身而為之有德
矣而後可以為表率有藝矣而後可以為矧範私不我
出而後可以杜人之干謁過不我蹈而後可以懲人之
罪咎凡天下之事皆然而責周任重者之為急也君識
見超絕學問宏邁練政務精律例于凡曲直利弊皆燭
照數計乎其間而又清謹廉靜重名節忘勢利底衷洞

徹久而不變是其中之所存既足以教令乎人矣然則
領大藩膺峻秩當天下之所謂重任者非君之宜而誰
宜哉今之論是官者或謂其為刺員泛秩無與乎學校
之務此雖過論或亦使之然者君其竭志致力以彰朝
廷簡命之明符銓曹擬擢之當愜士大夫屬望之厚使
天下益信是官之不可無而任之者不可不得其人也
則君之行豈特為兩浙重哉予君之知己也因君諸僚
佐以言見屬故為公論道之君契分之深情誼之篤則

形諸詠歌載諸卷帙與凡所與遊者共之以畢吾私云

尹氏譜叙

為漢
瓊作

家譜非古也古者巨室大族系有圖上之太史太史藏
之故本紀世家皆有可考而副藏于家漢魏以來書不
闕矣迄晉尚門第顧陸朱張匹也猶下之入唐貞觀脩
氏族志山東著姓例降一等主婿王妃皆取勲臣家不
議其族然魏元成房梁公李英公皆盛與為婚左右之
由是舊望不減逮姓字錄改矣謂之勲格婚有禁矣仍

老不嫁弊自上者其流及下蘓氏譜所由作也亦猶行古之道也余奉命南還功德由舊歸溯其源不敢忘也時里嫻尹漢瓊脩家譜乞余序余曰余讀史按尹氏之先出自少昊食采于尹因氏焉疏佗有間矣余將說從何起抑聞之楊本虞叔之後為弘農郡而揚子雲吹律以揚別于楊自別一族為天水郡史遷世太史叙列古聖仁賢衆矣傳志書表備矣及族之仕于秦晉衛趙者字號爵謚皆不載今譜何例之斷乎瓊頓首曰否否留

為劉不聞漢祖士會理為李不聞唐祖廷堅謂遠者祖
而他人祖誣也遠不具論斷自唐開元思貞始其言曰
思貞與宋璟同官刺史有直聲子二憶悻悻以學士領
史職今浙龍祐粵東莞吳吉州楚漢川皆派也家茶陵
者後唐不振馬氏割據長沙雄飛奉命討之封衡山伯
遇田而居田火田嗣後岳武穆討曹成時彥德以牛酒
犒師武穆義之扁其堂為一經堂其孫伯正仲正成進
士官翰林再世衰然亦成進士至謙孫以解元擢上第

有虛心集宋史擬管行世請于朝賜明經書院入元惟

嶽成進士復孫漕舉為紫薇院學錄子正紀又與劉坦

齋同科世未遠而系弗克衍譜之脩不容後僭攀一言

不朽余乃喟然曰余聞余祖希遠府君與尹復孫交最

深尹之與李蓋不啻江左王謝淮北崔盧鄭也世婚姻

不啻太原王清河崔隴西李也誼不得辭雖然尹之先

立德立言立功悉數之難盡也今日者承歡服勞則教

之孝策名委贄則教之忠冠娶妻必告也喪祭有制也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出有事業處有著述天下國家皆一經駐脚也余既篆尹氏四大字復過一經堂進父老詢明經書院舊址天之于斯文也文之在茲也書曰紹衣詩曰聿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在其後之人也予樂弁數言以觀譜之成

賀諭德程先生長子蔭武序

春坊左諭德程先生克勤既以尚書公之喪歸休寧朝廷特贈公為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賜祭營葬葬既畢

克勤入謝朝廷念公舊勲復許官其長孫堦為錦衣衛
百戶得世世代堦克勤長子生六年矣刑部員外郎謝
君文安及同鄉大夫士謂不可無辭為克勤賀屬予序
之夫古者文武一道居廟堂則訂謨于其內臨戎授鉞
則折衝于外惟功所在而致報焉諸侯世國卿大夫世
家父子相繼不絕其祿歷代以來世殊而制或異我國
家定亂以武致治以文文臣則祿其身而大者蔭其子
孫惟軍旅之功無小大皆得世代不徒世祿而又世其

官其念兵革之艱而錄戰伐之功甚重然武臣不得以
與文治之臣則內有兵部而外有總督叅贊皆得以兼
戎務焉故勲績顯著者或與于五等之爵而其子弟與
勞勩者皆得稱武秩比甲冑之士功益多而報亦重矣
若錄舊臣既沒之功蓋先朝已行之賞以蔭再世而傳
無窮者又豈尋常恩數之所及哉尚書公始以經學取
進士居諫垣歷內寺外藩出領風憲入位台輔其在正
統末捍敵都城景泰中督餉廣寧破松藩夷寇天順初

巡撫遼東成化初督四川貴州軍務平山都長叛夷而
最後叅贊南京留務謀謨獻納宣威力平暴亂者實兼
文武之功生有寵沒有恤朝廷之報其身者至矣克勤
舉竒童登甲第官國史直講經帷兼侍儲極其弟克儉
以公蔭國子生詩書禮義之澤亦可謂之盛矣而公之
子孫亦未有以軍功蔭者固有待壘乎鄭桓公之子武
公繼為司徒善于其職于是乎有緇衣之風召康公之
孫虎克平淮夷于是乎有江漢之推古之所謂世國世

家者蓋如此今克勤材望兼隆廟堂台鼎恢乎其有餘地而堦也又將有事于帷幄閫鎮之間其為程氏之武與虎也可冀矣予又聞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其後乃失之強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其後乃流于弱是豈貽謀者之過哉家之有訓猶國之有憲也今克勤父子相承文武並繼以延先世之澤而堦又將向學聞禮以文事飭武功如古所謂夫文德洽王國者則公之業寧有偏而不舉者耶予與克勤同舉京闈又同在史局甚厚

嘗拜其先公于堂又喜其子之獲一命不可以不書也
且克勤娶于少保李文達公之女璵所自出今文達公
之子士欽蔭秩尚寶而仲子士敬又以武功特拜錦衣
百戶與程畧相似予于是仰嘆聖天子之殊恩名臣世
家之盛事皆世之所僅有者而適于二氏見焉故並書
之

滄洲詩集序

詩之體與文異故有長于記述短于吟諷終其身而不

能變者其難如此而或庸言謔語老婦穉子之所通解
以為絕妙又若易然何哉若詩之才復有遲速精粗之
異者而亦無所與係杜子美以死狗癖語必驚人斗酒
百篇者方嘲其大苦而秦少游之揮毫對客乃不若閉
戶之覓句者為工也是又將以為易耶以為難耶蓋其
所謂有異于文者以其有聲律風韻能使人反覆諷詠
以暢達情思感發志氣取類於鳥獸草木之微而有益
于名教政事之大必其識足以知其深奧而才足以發

之然後為得及天機物理之相感觸則有不煩繩墨而合者詩非難作而亦不易作也滄洲張先生于文無所不能而尤工詩縱手迅筆衆莫能及及其凝神注思窮深驚遠一字一句寧闕焉而不苟用晚乃益為沉着高簡之辭而盡斂其峭拔奔洶之勢蓋將極于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也蘓之詩在國朝必稱焉太史李迪合天下而言亦未見決然有以過之者使先生同時居同地與相馳逐殆未知其稅駕之所而皆不壽以死寧不為

天下惜之哉先生尚論古人雖唐以上猶有所擇予以
一時一郡論之殆非其志亦姑就其所云者云爾若其
恬澹寡欲之心端居自守之操官雖久而不究于用天
下之所為惜者豈止是哉予與先生同年進士又同官
甚厚先生之卒其孤璉尚在襁褓求其遺詩不可得後
靜逸陸先生取諸其從子獻以畱予家而靜逸亦卒因
與謝方石吳匏菴二先生錄其若干篇為十卷文太僕
宗儒以付其所部成府判桂刻于淮安書成屬予序因

為題其篇之首先先生名泰字亨父號滄洲累官翰林脩
撰卒時年四十有五



懷麓堂集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翟 槐

謄錄監生 臣 丁芳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侯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

集部

懷麓堂集卷二十六

明 李東陽 撰

稿六
序

會合聯句詩序

成化庚子二月朔劉君時雍以職方郎中起家艱待次
京師會同年明仲洗馬鳴治孟陽師召三侍講曰川汝

賢鼎儀三修撰亨父檢討及予於城東僦館予預為速

客是日大風寒甚惟敷五侍講在告客無弗赴者觴再

匝予幼子病得報亟歸諸君即席聯句得四首明日時

雍次韻答客客亦次第和之予以子殤不及和和時鳴

治以家艱去明仲之和也敷五亨父相繼物故皆感而

形之乎詩及舜咨侍讀起家艱至又和之凡若干首為

一卷時雍以予實主約乃不終會又不與聯句罰為序

曰川為助罰予不得辭因憶與時雍同舉禮部入翰林

朝夕聚處及分曹限秩十八年來少者既壯黔者或化而頌矣中間以使命去以省覲去以憂去聚散忻戚之不齊者盖有感焉而况有大於此者乎故君子之交也及年之壯可與進學及國家之閒暇可與脩職及朋友之聚處可與輔善規過相其所不及則所以節勞養志宣幽導和者雖一言一話亦足以相感發况言不足而咏咏不足而賡和之其多且富若此哉他日學成功遂隨厥小大皆足以自見乎世乃或優游田里感念疇昔

皆於是詩乎觀之亦可以考見其一二矣若忻戚聚散
人事之不齊者固情之所不忘亦豈君子之所屑屑焉
者哉而或者以為嬉遊豫樂之具則過矣

蕭温州輓詩序

海陽蕭君伯鉉守温州以疾乞歸巡按御史及布政按
察二司留弗得乃白于吏部而許之歸無何卒溫人思
之致賻於其家越三年君舊寮山東按察僉事劉君叔
亮及其鄉人行人陳君某念君無子以死悼惜不置倡

諸大夫士為輓詩若干篇而屬序於予予蕭君同年進士也君在官賢予知之為工部主事總遵化鐵冶事盡革宿弊完舊所逋課若干改戶部主事進員外郎督德州軍餉明出納嚴禁令庫廩門垣百廢具舉使江西福建督諸官賦廩食外餽遺無所受其在温州雖未閱歲而施設措置民飲其惠者亦多矣二君復為予言君未第時尚義氣輕施予居遠泉水出家貲為井鄉隣利之偕計北上有夫婦同附車者其夫間後至則車已發婦

頗少艾倉皇無依君視若己女居起食飲悉置以禮遂使同行者皆敬憚不敢少褻焉及抵京夫始至婦泣告曰微蕭公妾死久矣酬以金帛謝不受蓋其平居所養已如此而予不能知也嗚呼人之善必有所憑藉而後顯或以時或以地以人或以文字歌咏其無所藉而傳者蓋未有也如蕭君未遇時事非託於鄉黨察察之舊則雖聯科第同朝著如予者且不及知而况其他乎知之而不使其傳則予之愧二君也蓋多矣故特書之若

善而不壽且無子此道路者之所同悼加以交游知識之厚歌辭咏嘆之屢予之悼君何以異於諸君哉君名鼎伯鉉其字卒年四十有二有女三人以弟鼐次子為後主其祀

黃氏族譜序

黃巖之黃氏自昭武鎮都監緒兄弟為三族惟都監所居洞黃族有譜至十四世孫松塢處士公尚脩之其子職方主事彥俊又脩之其孫文選郎中世顯又增義益

例考其居址墳墓婚姻甚備附以誥勅詩文徵諸大夫
士為序跋合若干卷而復屬予序黃氏自宋太史庭堅
自序已不得其詳元文獻公潛益加考據亦竟莫知所
定今諸公所據者是也蓋漢唐以來黃氏自江夏為八
郡在閩為晉安宋以後黃氏自金華分五大族而在越
為剡今洞黃在五代時由閩邵武徙越黃巖黃巖去剡
數百里且都監之居實先宋世則於金華無涉焉邵武
去晉安亦數百里謂其同望江夏意雖近之然不可必

也夫自宋歷元纔二代已有不可知者昔五帝之世顓
頊軒轅金天之傳可盡論乎為洞黃者苟存其所自出
無忘都監足矣譜系之學自五代之衰朝廷始不以定
流品士大夫始不以通婚姻官局私書一切盡廢而洞
黃之徒實當其際宗派之不詳也固宜時在天下若黃
氏比者亦多矣然自是以來黃氏之統繼支續以至於
婚姻卒葬纖悉備具若指諸掌亦可謂難矣國法不備
則天下之氏族皆莫知其宗家法存則雖至於十餘世

之久數千百人之多而不亂豈非存乎人而然歟家之
為業必創焉而後能啓守焉而後能繼維持振舉焉而
後能久自德業規模之大及乎譜牒條教之細皆然都
監公避亂世得善地可謂能創十四世之傳其守亦善
矣松塢職方重脩累積至文選君而益盛其子進士備
又起而承之茲譜之脩其兆可徵也况其孝友清白之
澤有重於所謂譜者乎譜之法尚親而舉重以其簡而
易傳也夫苟得其人以傳則雖詳不厭然內方合諸族

外及羣黨兼備衆義若茲譜也者以黃巖傳之奚患其不能也耶吾固曰為洞黃者無忘都監足矣洞黃云者山深廣若洞黃族既望邑人因以姓稱其地云

送廣西按察副使林君詩序

吳人林君朝信以監察御史擢廣西按察副使兵科給事陳君玉汝置酒蘇州巷官邸會諸蘇人為君贈行子與洗馬羅先生明仲與馬與者二十人玉汝摘蘇子美餞裴端公詩四句為韻其詩曰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

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蚤年蓋玉汝與君同里閉為髻
卯交雖科第先後而游處不絕者二十餘歲所謂蚤年
佩服者也玉汝仲子鑰實聘君長女同家於官歲在辛
丑醮於季冬之月所謂眷也是日之會客未至而筆札
已具一觴而韻分再酢而詩就所謂初筵也廣西為國
南服按察與布政並置官聯禮敵為一方之長雖稱南
伯可也然則是詩也其殆為今日設乎夫君子之志未
嘗不欲行乎時故其交也亦必以德義勲業相期勵非

苟為慕悅而已今君起布衣官至四品橫金衣緋乘驄
馬出巡萬里外而又奉官檄還鄉里揚厲光寵拜家慶
於二親之側此行路者之所嗟羨無俟乎交際之好媿
戚之厚也若地方千里屬吏數百其衆至數十百萬操
法律號令而臨之揚清激濁善有賞惡有罰惟所欲為
而莫吾掣此窮居之士撫膺扼腕莫能以自遂者而為
之又非同志者之所樂哉夫苟不以貴富榮寵相慕悅
則吾之所望彼之所以副吾之願者誠在此而不在彼

也予觀君與玉汝文章義氣為好至忘形迹及為婚姻禮不過書幣羞不過榛栗敦朴守儉皆流俗所不能及是豈徒慕悅於外而無所望乎其大者哉君之行能如杜詩所稱盛名當業城兵甲安井田者庶不為玉汝負而吾輩之餞亦與有寵矣故予既賦所分韻復為玉汝序之為君贈云

應天府鄉試錄序

成化十六年庚子秋八月癸酉應天府鄉試錄成蓋自

奉詔以來凡二十有六日而試越三日再試又三日三
試既試之十有一日而畢錄諸中外臣名在執事者三
十有六人士之中選者百三十有五人文之尤粹者二
十篇而成臣璟既序於前矣臣東陽謹再拜序其後曰
昔人有言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衣冠禮義所自
出也王畿者中國之中尤教化所由始堯始百姓舜始
五服文王始周南者地之近也近必先久則益以深故
天下莫加焉臣嘗以為西北之人才京畿為盛東南之

人才南畿為盛蓋嘗觀於南矣仰惟我太祖高皇帝盛德大業之所興一時雄才傑士建功立名之所起靈氣在山川風霆雨露在萬物仁聲義烈之在遺民故老者昭然如一日太宗文皇帝定都於北宮闕臺署兩存而並置以為億萬載太平之業故人物之魁傑文章之深厚論議之宏偉其視沛豐汾晉弓矢甲冑之雄者相萬也於戲休哉士之才猷德器必造而後成今國監在兩京府州縣學徧天下冠裳絃誦者彬彬輩出非孔孟之

學不講非堯舜之道不求非皋夔伊傅之功業不言志
乎氣感上求而下應取之乎筆札文字之間而得其精
神心術之妙有不謀而合者觀於近而天下可知也是
又非累朝列聖偃武脩文之化暨我聖天子甄陶樂育
之明效哉然益以見皇祖之澤遠矣自科舉之法行天
下之願仕者挾經而抱藝雖遐陬僻壤衡鑑所在皆起
而趨之况教化所始王畿之近地哉况天子所命左右
侍從之臣以莅乎其事者哉大則公卿輔相經邦弘化

之功小則諸司百執事稱德宣力之寄天下所厚望焉者也蓋必保名檢樹功業而後可稱盛世之才奮志倍力以率先天下而後可稱王畿之秀不徒為富貴利達以為身羞以貽為國者之憂而後可以稱學校科目之士然則士之負於天下亦重矣故相與勗之以觀其成

送邵文敬知思南序

宜興邵君文敬與予交殆十年語笑款洽辭翰往復議論相出入久而益親遊必聯騎燕必接几席動窮日夜

每一過門僕不俟命馬不待勒以為常當其情興交洽雖有他故不復顧憶及夫戰酣角俊惟意所得一時之樂殆無以相易也今年秋君被擢知貴州思南府報者至人皆歎且惜之曰邵君奈何作郡縱使作郡奈何置此數千里外蓋無間疏戚邇遠識不識皆然而况久且親如予者哉然予恒謂士之自養必一窮達齊得失而後可以為士故凡事有不當意者未嘗不自制不以動其心君不以予為可棄若深有契乎此者蓋其所養之

定乎中久矣今官至四品地方千里有民社之寄是亦何歎於君而顧以之動其心乎獨人才之在天下小大繁簡各有攸宜柱不可以摘齒馬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不可以錐履徑寸之珠不可以彈爵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量則物不費而事各有濟是故天下之才當為天下惜之予於君雖不為私惜亦難乎其為情也且今天下之藉口於文士者非以其長於辭藻而短於政事乎思南雖僻且簡所謂民與社者固在君其悉志殫

力化椎卉為冠組治要荒為侯甸又以其餘者待用於天下使天下之人信文士之可有為而用之者之有未盡則予言之於君亦驗矣若君能詩工書通經史多材藝則天下固多知之奚待於予言哉

忠安錄後序

忠安錄者我胡忠安公子錦衣君為公錄也始錄誥命諭祭及御製歌詩若干篇次錄碑誌銘狀及哀輓之詩又若干篇而公所著律身規鑑及厯官歲月皆附焉嗚

呼觀是錄而公之履歷眷遇福壽德業之盛可見矣蓋公履歷之盛為在朝幾六十年位尚書者三十餘年累奉密命輟迹遍四方十知禮部貢舉天下之士皆其所進眷遇之盛為賜坐便殿天子呼為先生而不名賜田賜第賜叛人家屬賜白金圖書印及告老而去又賜勅給驛官其長子一人福壽之盛為八十三而致仕八十九而考終兄弟偕老子孫蕃碩有出乎五福之外而凡人之所以恒有者不與焉合數者論之殆國朝所僅見前

古之所罕聞者嗚呼其可謂極盛也已矣夫福之在天
下必其人之功德足以自致然後能饗乎其身故食而
怠事能薄而受上賞者必有人非鬼責為造物所厭棄
斷乎不可誣也若公以宏才偉望為一代元臣永樂間
保衛儲輔宣德間決策討賊正統間留守京師景泰間
請許敵和以圖迎復其功尤大其餘咨諏獻納斷大政
決大疑勲業在朝廷陰德在天下者蓋不可數而計也
則量公之功校公之德豈泛賞常直所能報哉然公之

自處也謙懷儉執蹈實而守恒檢其身常若或怠教其子弟惟恐其或肆雖窶生窮士未必能之而志滿意極者之所忽也公之福盛於身以及其子若孫者不又在茲乎嗚呼觀是錄而公之所自致及其所自保者皆可見矣東陽晚進嘗一見公賜第時在童稚未能仰測公德於萬一今繼娶于公之外孫從錦衣君觀其所謂錄者謹序述其概於後公長子名長寧錦衣鎮撫後公數年卒今錦衣君名礪谷公次子官至指揮僉事賢而通

經世其家

青岩詩集序

夫世之有文獻大者闕天下次者闕一鄉而小者闕一家其政行風教可考而知也故國有史冊鄉有傳記家有譜乘又往往見諸制作著述之間史傳及譜挈綱而舉要勢不能以概天下獨其人之所自述作則凡志操功業之詳皆得備見而無所遺焉然以天下之大古今先後之邈且久則其詳者勢亦不得以盡存必辭暢理

達然後可以自見乎世故古之君子有立德立功立言
言雖細亦世之所不能廢也說者又謂必為之先則其
美彰必為之後則其盛傳故所謂文與獻皆繼世者之
責及其至也則雖門生故吏不得以佞其官長鄉黨之
子弟不得以諛其先達而況子之於父孫之於祖哉故
文獻者可以觀世矣予於青岩王先生之詩竊有感焉
先生待制忠文公之孫博士公諱紳之子博士嘗從宋
太史游與方遜志為友先生為遜志所教見許以女暨

其難之及也實嘗周旋其間文皇帝念忠文死國宥先生於逮繫且欲用之而先生以疾歸所編有皇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真西山文章正宗而所著詩尤多君子謂國朝文獻金華為盛王氏於金華為尤盛蓋忠文之文章節操闢天下休明之治而繼志閎業如博士公者非適為鄉里之望也若先生孝義清白不失世守而所謂詩又和雅冲泊粹然不戾乎正亦豈獨一家之範而止哉然則雖其詩亦不可以不傳也先生之子中書舍

人汶輯其詩數千篇鄭義門諸老間為選訂中書君在南雍又屬今太史吳君原博擇其尤粹者此集是也中書君既謝病歸將鉸梓以傳予慕王氏文獻之盛又信中書之賢非誣其親者也故序而歸之先生諱徐字叔豐別號青岩賸樵曰孝莊者門人私謚也

送戶部尚書翁公致政序

君臣之際亦重矣委質而任之盡瘁而為之左右服事不敢愛毫髮之力及諫有所不行義有所不合雖得罪

以出而不敢避至於年高力倦奉身而退雖其君留之
而不可得蓋未嘗從諛以為忠貪位戀祿以為勤進退
之義有不得不然者若君之於臣徵求簡擢如恐不及
雖在謫遠不忘甄錄及其老而去也固不欲彊心志勞
筋骨惟其願之從而又有加其資秩給其俸祿優禮而
寵異之者於是始終之義盡然相得之難而相失之易
從古為然求其進退始終兼盡而兩得者蓋間世而一
再見也戶部尚書翁公以先朝進士為部屬已赫赫有

時名勘災南甸蠲公稅發官廩及為工部侍郎請蠲蘇

松歲織綵幣出知衡州府代民輸賦若干今天子嗣位

遷江西左布政使禦流賊通邊餉擢都御史巡撫山東

救荒之政為多入為戶部侍郎以至尚書總京儲掌部

事夙夜籌畫凡朝廷財賦大計皆倚重焉比歲以疾乞

歸疏再上天子勉留不許今年公六十有九則歎曰年

至矣復具疏備述宜去狀辭愈切疏入三日乃許之而

猶難其去特加太子少保賜勅給驛令有司月給米二

石歲給輿隸四人以為常近時以大臣致政雖間被恩數未有若是盛者也公發科登仕四十餘年攄志竭力固己自效於天下其間得罪而出不少顧避年至而去又無幾微眷戀乎其間揆厥進退無愧乎大臣之義矣若選擢於筮仕之時徵召於既謫之後體貌之典又加隆焉則朝廷之所以待公者亦豈尋常格例可擬於萬一哉夫爵賞之典始自朝廷而大臣者以其身為百僚式者也聖天子獎恬優老於上賢大臣守禮秉義於下

皆天下之盛事而并於今日見之於乎難哉竊聞富丞
相弼居洛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趙參政概居睢陽
集古今諫諍為書以獻公之歸雖遠在南服而其愛君憂
國之心宜未能一日忘於懷也若屣脫軒冕不復關天
下事此逸民隱士之所為賢豈大臣所以自處者哉故
欲知公者求之富趙二公可也

送邵國賢詩序

進士邵國賢之知許州也朝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皆

歎且惜之曰國賢奈何作郡國賢刻意經史工文翰不
習書簿不宜作性冲簡好靜不與世故相涉不宜作體
質臞弱殆不勝衣不耐居起不任於跋涉奔走之事不
宜作然則國賢之不免於郡者其固以是耶今明習律
例不泥於章句篇翰之藝則謂之才諳人情達事變不
限於小廉曲謹之節則謂之通披豁軒舉不為跼縮拘
滯之態則謂之奇偉彊力是三者要可臺諫華可曹省
無所嚮而不得此今日之輿論莫有能易焉者也若翰

林以制作為職中書以揮染為事行人以奉使宣令為務則今之所謂閒官散地不必是三者而後得如國賢者而亦弗得焉何哉予嘗言天下之才當為天下惜之梓人之用木必曰此可以梁可以桷玉人之製器必曰此可以瑚璉此可以珩琚以此易彼雖才且美不適於用而况指擿之訾議之蔑其有餘幸其所不足以自棄其才而不恤者獨何為其情也然亦有說焉勞者愛之方也誣者信之勢也操矢者必戢而收之然後可以致

其遠治劍者必揉而晦之然後可以發其耀造就成全
之術抑或有當然者邪然則今日所以處國賢者固將
為天下惜之也若匡衡之文學不以緣飾吏事不過為
書生陶侃之才略不施力於兵革不過為豢養之子弟士
之自處亦烏可苟嗜暇逸屑屑於文字間哉州之職縣
之所仰藩府之所責成其政甚劇許當道衝方困於旱
暵居者傷殘而流者尚未復殆所謂盤根錯節者也國
賢勉哉拯菑卹患鋤強植弱徧于一郡而浹於齊民俾

人知文士之適於用如此政之不繫乎貌與力如此亦以見予之言非私於國賢也如此國賢勉哉予在場屋以文字知國賢久而得之益深予之惜之有甚於人人者故輯諸君所賦之詩序以贈之

京闈同年會詩序

天順壬午予同舉順天鄉試者百三十有五人越數年或舉進士列官中外或業太學或各歸其鄉升沈聚散盖有不能同焉者矣乃成化丙申冬至日兵科都給事

中四明章君元益合同舉之在京師者會於武學之署
得四十有一人焉會既成謂不可以無紀因析邵康節
冬至詩為韻各賦一詩而暗其一以為序予時助祭園
陵不及與實當暗數故諸君以序屬予詩未悉成予亦
未有以復也又八年甲辰翰林學士錢唐倪君舜咨始
輯諸詩及增其未就者成卷謂予曰序不可以不成也
今科舉之制由鄉以至於禮部禮部之舉必同籍於朝
而後散處故同年之會往往有之舉於鄉者一聚輒散

至有不識其面者既其久而聚也或已忘其為同年而況會乎且天下之士分藩而舉故凡郡縣之統於一藩者其勢皆可以為同若京闈之舉則不啻都邑京校之士而四方之游國學及諸司之有官籍者皆與焉故舉雖同而勢不易合京闈同年之會殆自今日始也苟有所限則雖一藩之士亦有郡邑之殊不待如所謂京闈者苟有所通則雖天下之士之會於禮部者亦不害其為同而況於一京闈之間乎蓋所限者勢也其所通者義也同年

者同時而出同途而進實兼朋友兄弟之義而有之有事則相與以成有過則相規以正漸磨淬厲各求無負於用世之志與用我者之意而已若交際之勤厚禮文之繁縟皆情之所不可無然亦其細事末節無足以深論者而况并此而失之者乎而况有甚於失焉者乎夫言者心之聲也君子必於是而觀人觀人者不於所勉而於所忽故凡學於家而陳於有司者固未嘗不以正進也及其志滿而意得物逐而氣移舞蹈歌咏之際盖

有不自覺者而是詩也皆不戾乎正則吾同舉之士亦可以觀而所謂相與以成相規以正者宜無負焉耳矣姑序其詩而藏之

送福建參政劉君詩序

才之難其信然哉餘於材或歎於量確於自立或未可與權取給於事功或離道背德而莫之顧事事而求之時時而驗之內外之相符終始之不少變者蓋千百一二見而已吾友劉君時雍為職方二十年凡將士勇怯

名籍多寡地勢利弗利皆極諳熟內具章奏外馳簿檄
頃刻數千言皆援古義酌時宜既不失正亦期於濟用
此固人之所難能也自授官以來官長屢易知君者或
移牒改除或奏請增置殊好異尚者雖時有抵牾亦卒
不能舍君而他若位嫌地偏或不相容君以雅度弘量
避名讓善之不暇及其久也嫉者消忿者釋競稱其為
賢無異辭此又難也然猶有甚難者當賢勞時物論騰
播於是有挾勢假義以尊官重位餌而致於其門者君

遜謝却避惴惴焉惟墮坑落塹是懼及循次擢福建參政人皆惜君而君躍然若釋重負以去此非人之所甚難哉故予於君雖不敢為佞未嘗不私歎竊慕以為不可及也夫古之人知才之難也必處之以難荷之任責之以難為之事職方之地亦盡君才矣今雖以福建大藩參政高秩亦不過一方事君之行顧亦有不盡其用者乎抑予所謂難也世固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得之淺而遺其深者乎然制患於將然者易圖事於未形者

難今福莆泉漳之地外接倭夷內雜海盜而兵備久弛
政弊尚未除非得藩臬之良雖有賢守令彊將士宜無
所用其力夫使一方靖則一藩皆安一藩安則東南諸
保障皆賴以無事矣是其地非不重而其事亦不可謂
不難非君之才其望之誰也天下事尤有難於此者請
於君之行試之惡可遽為君惜哉同年進士在翰林者
皆賦詩為君贈而予於君尤深故序之

懷麓堂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六

集部

懷麓堂集卷二十七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七

序

贈右諭德謝君序

儲宮之有左右春坊猶朝廷之有翰林以講說道德制
作文章為職地位清秘聯華並峙其有遷轉則視其班

級高下或相出入或相兼攝以為恒制而臺閣之選皆於是須焉其在春坊為大學士為庶子為諭德皆秩五品階大夫與翰林諸學相埒必累考屢遷而後得與惟以狀元及第為修撰者九載一陟輒遷諭德最為超擢然狀元名地榮峻多不俟滿考而陟近歲始稍稍有之故雖一陟五品人猶若以為滯於是知春坊之職固重狀元之選為尤重也餘姚謝君子喬以成化乙未狀元在翰林為脩撰甫九載陟右春坊右諭德初君廷對時

所獻策明白正大得告君之體臚傳陞引之際儀觀脩
潔氣宇凝重公卿以下莫不目屬以為遠大器故其陟
也亦莫不宜之臺閣台鼎之望蓋不謀而合也宋王沂
公賦詩未遇時人已知其為狀元宰相世固有以文章
占器業者君之陟寧直為今日賀邪夫官坊之官固以
輔翼儲德亦以基太平輔相之業於天下者也故必德
純學正發諸文章形之議論皆仁義禮樂之宣著則其
朝夕左右必有所感格規正以歸於道雖未見於用而

所以輔天下之治本者亦厚矣况由此而施焉其所沾
被於天下可勝道哉說者謂治安之策言忠而道疎教
本之書言華而要寡承華之箴言切而心詐君之賢宜
擇之審矣安知其經綸密勿之業不兆於今日一諭德
時耶初君在翰林有乞文為達官贈者君辭曰是人方
不為公議所予惡可以諛言說之竟不作推是以往則
其他日必能持節秉義不為諛說骫行以負天下豈獨
以文章占之哉予在翰林久知君為詳既喜儲宮之得

人又將為國家天下賀將有言於君君同年進士通政
參議毛君秉彛實倡於六科請給事六部諸郎官為君
賀而屬予以辭因次第所欲言者為君贈

林氏族譜序

福州林氏出光之固始五代時從王氏入閩代有令聞
有諱比者仕元為福建鎮撫守南關元末寇臨城守義
不屈闔門就戮遺一子陽依祖母郭於外氏故得免陽
二子信任信美信任三子秀康壽信美一子文表諸孫

至十有餘人秀子玳玠塘康子璿璣皆舉鄉貢而玳及塘皆舉進士塘為行人玳為南京刑部主事恒念其先世之湮沒危其家之中微幸其所可傳者而惴惴焉惟宗族散失是懼乃自比以下著為譜系以世傳附以家規以傳於家刑部君以予同年進士請為序嗚呼承傳之際重矣族有氏宗有祀家有業得其人而傳之乃可以久而不絕故聖人以有後為孝示重也然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小而扎瘡天闕之患大而兵革鋒鏑之厄有

不能保其必無者君子之心蓋曰吾之所不得與者莫能彊也吾之所得為者吾不敢忽也吾之德足以貽吾後吾之孝足以承吾前吾之法足以維持保護使之久而不墜如是而已矣林氏之先不可得而知矣及其遭變世罹奇禍以一人之身承累世就盡之緒岌岌乎千鈞之一髮可謂危矣及其傳世數百指貴顯五六人蔓延波衍愈長而未艾則亦可謂盛矣是雖傳與繼之各得其道要亦有得於天者乎夫以數百指之族存於一

人之身則其恩不可忘而其名字不可不識識其名念其所自存則所以保其業者不容以不謹矣是固子孫之所賴以傳寧獨非祖考之望於子孫者乎夫吾之兄弟皆知為吾父之所出則其情必親吾之伯叔兄弟皆知為吾祖之所出則其義不至於散由是而推焉則雖親盡服窮而喜慶憂弔之義有不能已者譜之作其亦重矣乎刑部君兄弟既經學慎官操並聞於時而敬宗收族惓惓不置此可以繼而亦可以傳矣嗣其後者欲

引而勿替尚於譜乎觀之

賓山樓詩序

試御史閩人陳君文用世居城南大義鄉其面有山曰
烟臺平山左曰袋頂右曰文峰環拱起伏文用之父抑
菴翁欲作樓對之未就而卒文用既舉進士拜潮州推
官便道歸乃為樓五間適與山對若禮迓之者其從兄
江西按察使文耀名之曰賓山文用曰夫山者無情之
物也而賓與主禮之所寓也禮施於無情可乎文耀曰

可也夫山峩其巔若高冠然豐其址若褒衣然其竦也若拱而立其安也若尸而坐其邇也若鄉而語於斯樓有賓道焉蓋其風采脩潔如司馬長卿之一坐盡傾意度直率如王子猷之徑造竹所氣岸軒揭如汲長孺之長揖不拜草樹芬郁如荀令君之馨香累日而不去於此必有以處之勢踈而情親交簡而意盡要久而誼不忘如是而已矣若絲竹以遊則近於褻挂笏以觀則過於傲袍笏以拜則失於諂又可如陳元龍之於許汜卧

之於百尺之下哉今之人冠屨以交樽俎以懽高門大
厦朝可容駟馬而暮可張雀羅者多矣而吾山固在也
孰謂有情者之不若哉然則禮而接之可也且可以做
夫世之不足禮者也文用聞而憮然乃作肅賓之歌曰
層樓兮兩扉君之來兮委蛇潔我席兮脩我儀我延君
兮君勿辭迎君兮朝霏送君兮夕暉君不我兮遐棄澹
終日兮忘歸又代賓答曰風簷兮露闥晝筵兮夜榻我
之來兮莫予或過禮我兮燕我樓之中兮席之左朝榮

兮夕悴誰定其交兮其寧以我為可大夫士聞而和者
若干篇文耀既捐館文用自潮以徵上京師念父兄所
與禮者而脩好焉以其所得詩請予序文用方登高科
為能官無暇乎所謂賓山者予亦居都城門第湫隘無
容容地山不負吾而吾負山久矣姑序是詩而歸之

送畢驗封充淮府冊封副使詩序

吏部驗封員外郎畢君嘉會奉命充淮府冊封副使朝
士大夫謂其與重禮沾榮命莫不宜之而能詩者贈之

以言予惟古者先王以禮樂治天下為諸侯者或封於國都或仕於王朝封建爵命皆由上出若世子繼位必入而受命童子當嗣則使大夫就其國命之凡侯國皆然而同姓之國封則有金路之儀貢則有寶玉之賚郊則有脰膾之賜尤其所厚者也今之王府即古侯國必宗室而後得封雖內不通朝籍外不涉民事然恩逮小宗王之再世專之以制詔之書備之以冊寶之物可謂重矣為之使者必以文武大臣而副之者非曹省之大夫

則郎官之侍從具名而後命御殿而後遣亦可謂榮矣
則與於茲命者惡可以恒典視之哉夫所貴乎使者必
其威儀足以聳瞻視辭令足以宣德意文學足以考據
理道才略足以酬應事變而其大者則忠信節義足以
持其身而不辱其君所謂重者不可不盡而所謂榮者
不徒以自幸也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賢如嘉
會信宜乎所謂使矣且嘉會之舉鄉貢登進士也以禮
經進其於禮無所不學而職在郎署邦國王朝之禮尤

究習焉。朔厥所自遠，有端緒。嘉會之父朴菴先生，以禮舉鄉貢，歷教四學，更訓導，教諭二秩，棄官就封。予所及見嘉會之師，佩之馮先生，以禮舉進士，自翰林庶吉士累官按察副使，提學江西，又予之所嘗締交者也。今嘉會奉使地，實提學所按而濟南故廬，密邇畿甸，還朝取道，又得歸省其父母於家，質舊聞告成事禮之教，於是乎徵而禮之業亦於是乎成矣。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嘉會一行而三事舉焉，又可不謂之賢乎。顧程期職務，緩

急先後尤禮之不可紊者故予於嘉會先序其所以行而諸君之贈言者皆互見云

順天府鄉試錄序

皇上臨御之二十有二年為成化丙午戒諭廷臣用懲弗恪維時諸司百執事夙夜檢飭惟不職是懼乃秋八月實天下鄉試之期順天府請如故事上命臣東陽臣瀚為考試官臣等受命惟謹既入院與提調官臣玘同考官臣欽臣昌臣守經臣鈇臣濬臣華臣景元臣寅監

試官臣澄臣庠暨凡執事胥誓於庭曰今日之事各滌厥心勤厥務務得賢俊以稱聖心其有恣情以撓法者假公事以售私利者視為恒事細故苟焉以塞責者惟典法與鬼神在於是內外就列合赴試之士二千三百人試而中者百三十有五人遵制額所定弗敢過也臣東陽竊惟天下之政若禮樂兵刑錢穀各有攸司獨賢才乃致治之器庶政所由出古帝王未始不求賢為第一事自鄉舉里選之後代殊制異弊與法隨議者謂孝

庶失之謬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勢不
得不歸之科舉顧其為法亦自不同我國朝稽古定制
敷言之義賓興之禮取諸虞周勸駕之意取諸漢圍棘
之制取諸唐糊名易書之法取諸宋而又主經義參論
策罷黜詩賦因革損益萃為宏規故雖求賢路廣必出
乎是者乃正且貴蓋天下第一途也鄉之試分境校藝
定額錄名兩畿則國監所在戎衛所籍里社所肄諸司
庶府所隸皆出乎郡縣學之外其額獨多於諸藩順天

尤密近輦轂題必封奏錄必廷獻宴必請於朝士必見於闕又南畿所無者由今日觀之蓋天下第一地也况乎號於上惕厲於下矢心滌慮所以奉其職者加嚴核名考實所以會入試之籍者加簡藏事厄物申著品式凡所以給於有司者加備安知無卓犖竒偉恢閎博大之士先天下而興乎然士之生斯時由斯地以出豈徒以自幸也於此有道焉念遭際則思作我者之恩視名籍則思薦我者之意縻爵受秩則思所以用我者之責必

砥礪名節卓然為第一流人以無負乎畿甸科目之士則今日之選所謂萃以正者也類聚而吉者也觀國而利於用者也若怠弛縱逸壞名檢耽爵祿以自後於天下之士亦安所望於諸生哉夫策名受職以圖自效於世固凡為士者事也臣特為畿士言之以為天下倡云

送戶部郎中鄭君督糧宣府序

閩人鄭君叔亮以戶部員外郎督糧德州召還為郎中

予與談秦晉河洛饑荒死徙之狀因及今歲畿郡之豐
熟以為賀君愀然曰人皆知豐之為利而不知其為害
也當秋成時穀粟委藉率數石而得銀一兩田賦力役
或累歲年而大同宣府邊儲告闕又方有轉運之令官
所給餘粟不能給道里費則又取足於民數者並困不
得已而鬻一飽之外殆無贏蓄則不待閱歲而已不知
其為豐矣乃憶古人所謂穀賤傷農者相與太息不能
置時君將有宣府之行予因告之曰邊鎮之地將有餼

卒有餉不可一日而無食屯積弗繼則取之轉運固有不能已於民者苟納有經出有制使民之力皆足以充國之用則其勞也亦可以無憾矣而或過取妄費民愈勞而國用愈不給其為弊又可道哉故司出納者必其心常在於民而不在其身在於民則為之經畫謀度利則存病則去不在其身則侵漁之利不以及妻子請託之患不以易聲譽凡吾之所得為者皆得以自盡而莫之撓則亦庶乎其可也今宣府之儲畿郡之所給在焉

君之所得為固其所為慨焉者也而君又清慎幹固憂
乎民而不利其身則其興利去弊有益於人之家國也
可冀矣君起曰吾敢不於斯言是圖越數日君同官陶
廷用輩請予言遂以是為贈

送伍廣州詩序

知廣州府安成伍君孟賢考績還自京師翰林修撰傅
君曰川以同年之好輯凡與游者為詩詩有題題自越
秀山至大通橋凡十人賦一篇為鉅卷子既得滕王

閣又獲觀諸君詩而并序之廣之去京師其遠則數千里也或航於波或騎於原或輿於山其久則數月也乾維所覆地絡所至其間名山勝地遺跡巨浸固未易以枚舉若匡廬大庾閣皂之為高彭蠡龍江射陽之為深鷺洲牛渚之為清高潔則孺子之亭神俊則謫仙之樓井則有彭祖之空誕祠則有黃石之竒秘閣則有滕王之富貴蓋天下之大觀備矣夫竒勝之在天下凡征夫賈客樵童漁叟由之而不知道流釋徒雄據獨占而無

所有事雖騷人墨士操鉛槧而攜壺觴者亦不過流連
放浪同歸於無用之地若長安之日太行之雲魏子牟
宮闕之心范文正廟堂之憂隨所感寓皆足以寄君親
之念以至於司馬遷之探禹穴杜子美之觀巫峽蘇子
瞻之汎南海其發諸文章見諸歌咏者皆足以寓彝倫
繫風化為天下重豈徒為耳目之快情欲之樂而已哉
故觀其所厯與其所擇則其人可知已京師者天下之
聚也而廣州者東南之大都會也君以春秋舉進士高

第為刑曹正郎見稱為才為貳守為大郡而名績茂著
今之賢大夫也入則有觀國之美出則有銜命之榮布
德施惠揚威力而騰聲光者其於山川景物之際得之
必深而感之亦大矣春秋之義送出使者必有詩使於
大國者必觀樂而登高能賦亦大夫之所有事也然則
君之行其有取於是詩也夫其亦有和於是詩也夫

送荆庭春之雲南按察副使序

荆君庭春之以御史按浙江也有偽造布政牒竄名昏

吏者為所按因盡發偽吏多至八百人褫巾服加桎梏者道相屬傳聞京師流播遠邇以為奇績蓋庭春在浙改定糧稅計郡縣地里定圖與籍以祛吏弊在廣東劾武臣貪墨察夷酋私餽贈而釋寃脫死嚴科舉以得士則二藩皆然其在內臺總獻納司考覈皆籍籍有稱譽而按吏事以奇故尤著在人口予嘗因之而有感焉國家熙洽既久法存而弊生宏綱闊制之中不能無孽牙罅隙之患就一事言之則其日累月積起於微眇而極

於蕃熾蟠據郡邑公行藩省歷銓曹而布天下非有精勤嚴正之士力埽除之其患之所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以江浙近藩官吏重務尚如此况要荒之地耳目之所不及而庶政萬事尤有繁於此者乎此先天下之憂者所宜慮也今年庭春擢雲南按察副使督屯田事朝大夫士多以為庭春之賢而置遠地領偏任俾不獲大施所蘊為庭春惜予則以為雲南雖在要荒而壤地最要華夷錯處疆場之所關甚重居安思危之圖有不可

後者而民之所賴以生兵之所藉以為用皆於食資焉
趙充國之屯田湟中諸葛亮之屯田漢中皆出於一時
攻守之計猶能以此為務則專官特任為久安長治之
策尤今日所急而賢如庭春者所宜任也况官為按察
以法為名則官吏之臧否民庶之利害皆所得聞亦其
所得行者惡在其為遠且偏乎予在場屋知庭春於文
字間考言徵行若合符契而庭春亦過以予為可信非
徒世俗以禮貌相際書牘相往復為旦夕之好者也故

子雖不獲從諸鄉士大夫餞之而獨為之辭以附予私
焉

汪氏家乘序

予同年進士福建按察副使汪君希顏以家乘視予曰
此吾汪氏所藏而進之所脩也請為序按汪氏出黃帝
之後至后稷為姬姓伯禽封於魯傳至成公黑肱之子
名汪食采平陽卒葬潁川孫誦以王父名為氏後有曰
錡者死於郎之戰謚烈侯曰文和漢獻帝時為龍驤將

軍渡江南居會稽曰旭晉成帝時封淮安侯曰叔舉為
齊司馬以兵鎮歙乃遷新安子勲名梁成帝時封戴國
公曰華當隋亂保歙宣杭睦婺饒六州後歸唐封越國
公血食茲土宋元間累封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第七
子爽為王府兵曹曰師全累官國子祭酒殿中侍御史
曰道安為唐兵馬使都虞侯鎮婺源仲子漬累官御史
大夫都知兵馬使戍婺之二吾鎮世以御史故稱為端
公曰中元始即鎮之上流鱸溪之大畷家焉後有曰絨

者通春秋子敦詩世其業曰廷桂舉進士廣德軍司戶
參軍其在國朝為希顏曾大父諱文亮兩舉茂才奉使
應天諸郡出寃獄蠲荒稅以功顯大父諱濡有隱德考
諱榮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行義重於鄉三子長
虹次藝希顏其季初名燭後改名進蓋自得姓以來至
於希顏凡七十有七代矣古者世國世家代有譜牒晉
咸康二年詔索天下諸譜淮安侯實表奏之唐貞觀二
年復下詔越國公又奏之自餘若榮若延之若仔若瑜

若斌若德馨若叡累世脩葺并以累朝誥勅及碑誌序
記詩歌附之先世之遺詩文亦附之此家乘之所以名
也派既益行不復脩續者四世希顏乃與其族子大理
寺副堅按察僉事舜民從子貢士儼璽星嵩輩參考舊
譜會祁門休寧歙縣諸族惟同出越國者乃書出兵曹
者詳之出端公者又詳之居大畷者其詳尤甚而誥勅
以下亦以例續附焉吾於是譜得六始四疑一異六始
者謂魯汪為受氏之始文和為居江南之始叔舉為歙

之始道安為婺源之始中元為鱸溪大畷之始絨及敦
詩為學春秋之始四疑者謂汪非氏於汪芒非國於汪
野平陽為魯平陽非晉地潁川為魯潁川而非豫州其
說蓋出於松壽一異者謂阮口諸汪非越國之族其說
則出於德馨而成於斌夫譜之法莫大於知本尤莫要
於究實故予所謂始者知本之論也所謂疑與異者究
實之義也汪氏之乘其備於此乎孔子稱先代必徵諸
後裔文與獻之謂也汪氏之文臣武士宏才碩德載簡

冊刻金石者不可殫紀而希顏經學宦蹟不失其世守
於是有所徵其前而後來者不可以不慎也予族高祖
希遠府君嘗同知婺源為汪氏序記各一皆予家集所
載亦徵之一事故予因希顏請附著於遺文之末亦庶
幾所謂世講者云

瓊臺吟稿序

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蓋杜之為
詩也悉人情該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不備

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惟不易學亦不易讀也禮部尚書瓊臺先王丘公蚤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篇徃徃為好事者取去晚乃掇其存者分類為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蓋於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踰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萬里也自稗官野錄以至金縢玉局縹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

其所得為劇談高論如縑絲炙轂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天下之地理風俗夷險美惡如畫圖指掌厯厯可概見著而為文如鼇負山鵬運海氣勢軒揭莫之與抗而不獨詩也然公之學亦於詩焉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詩賦取士士專門而久業旬鍛而月煉乃有以一句合格篇未成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弊也公之學於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膚見謗識管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氣運為主

亦或以江山為助國朝熙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
固有攸徵而嶺海之靈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
能當者是詩之成固公學力所就抑亦豈偶然之故哉
公雖欲辭一代制作之名以靳於後世有不可得者矣
公所著有大學行義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學的諸
書多梓行於世而雜文尤多則別刻以傳茲特其詩集
云

兩畿錄刑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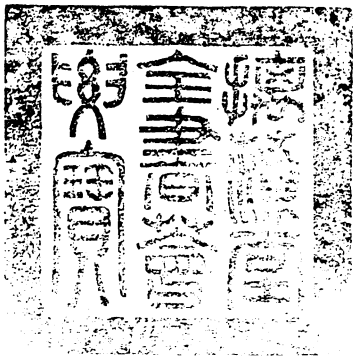
今天子御極之四年稽據舊典當五年一錄囚之期既遣官會錄於兩法司復命刑部簡官屬分錄兩畿諸御史錄天下州縣於是郎中陳君一夔往北畿何君商臣往南畿二君者入而辭於朝賜之勅曰朕慮天下之有疑獄有司或弗能直致有屈抑以干陰陽之和心甚憂之今特命爾章爾說分厯畿輔檢閱簿籍貌稽辭察毋惑於浮言毋徂於成案其有情可矜事可疑徒以下減論開釋罪死者具錄以聞欽哉二君皆拜手稽首奉命

惟謹退而參於庭尚書乃進而戒之曰刑重事死大罪
吾方慎簡吾屬以屬郎中也郎中其殫志竭力服念而
審察之勿重嫌以避事勿諉命以自解勿恃聰明以為
人莫我欺勿倦於道路以為事可遙辯務期有所平反
以答宵旰之勤勉乎哉二君皆拜手奉令惟謹又出而
舍於國門之外諸曹大夫士從而餞之乃胥揖而告曰
賢哉二大夫其荷天子之簡命賢大臣之推薦以有此
行也獨念夫民之屈抑者聞朝廷之有命大夫也孰不

翹首跂立以俟其至哉孰不望其引手投足以求旦夕之命哉儻至而弗獲伸焉則亦已矣不可以復望矣是其曲直生死皆繫於二人決於一時其必有所自致以慰此民也二君皆揖而別曰某某敢不於諸公言是圖於是各以其意為詩若干首錄為卷以分贈二君時予亦在列因誦其詩而歎曰詩之用於刑亦寡矣蓋以謳歌倡歎之聲施之乎箠朴鈇鑕之事固已甚難然其恩德之所感動聲譽之所流播有不能已於人者故召伯

之聽訟見諸風車陶之淑問見諸頌是詩也宜有所取
焉而况四牡之使蒸民之餞槩之以大雅之義又有不
可已者然則聖諭之諄復官箴之詳備亦孰謂餞贈規
益無助於萬一乎哉二君同署又同官同以庶慎著聲
績而審錄之命畿甸之地無弗同者予故總序所以行
之故各冠乎其詩之首若托物起興因地論事則存乎
詩惡能以盡同哉

懷麓堂集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翟 槐

謄錄監生 臣 丁芳葵